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上海闲话

闲话闲画



从上海闲话讲起

文图 / 阿仁

全国人民要讲普通话。大家没有意见。普通话已经在全国推广了半个多世纪, 大家听得懂、讲得来。东西南北, 各地的老百姓在自己的家乡还是讲着各自的家乡话。北京人讲北京话, 广州人讲广东话, 重庆人讲四川话, 上海人讲上海闲话。大家相安无事。不过十来年前, 阿拉上海人讲上海闲话受到过一番冲击。“上海闲话太难听懂了。上海人应该都来讲普通话。”这还是客客气气的提示。更加结棍的意见是: “几个上海人围在一起叽咕喳喳地一通上海话, 这是上海人的清高, 分明显露了上海人的老毛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 上海人向来谨慎, 而且推崇更加谨慎。于是上海闲话从广播电台里消失了。原来无线电里有一档很品牌的农村节目, 主持人阿富根是讲一口很正宗的上海闲话的。上海的电视台也跟进打扫卫生, 把上海闲话从角角落落里清扫得干干净净。在公共场合, 更是以讲普通话为荣、讲上海闲话为耻。在我曾经供职的办公大楼里有这样的黑色幽默: 在上上下下的电梯间里, 讲洋文、讲外国闲话的是上品人士。讲流利普通话的为中档人员。讲阿拉上海闲话的只是上海滩上的小市民, 一点噱头都没有。不讲上海闲话的高潮得到的效果是阿拉的交关小囡已经讲不来上海闲话了。不少阿爷、阿娘、阿爸、姆妈就是在自家屋里向与小囡囡攀谈也只能用上普通话了。许多幼儿园的园规、小学堂的校规就是大家不准讲上海闲话。谁讲谁错。我们小辰光可不是这样。上课必须讲普通话。下课之后、放学之余, 大家尽可讲本土本土的方言, 何错之有? 我一直以为, 爱国家的必然爱家乡。爱家乡的必然爱家乡的言语。乡音亲切, 乡音动人。要在老上海人的嘴里关脱上海闲话, 有多少弹硬的道理在里面?

我在自己的小编辑部里做领导时, 准许大家“自由发言”。上海同志可以讲上海闲话, 外地同志——新上海人可以讲普通话。听不懂上海闲话的可以举手提问, 听懂、弄懂为止。在一半是上海人、一半是外埠人的写字间是通行上海闲话与普通话。边工作, 边是上海闲话的托福课堂。在一两年之后还不懂上海闲话的小朋友要拨我吃一记排头: 在上海做新闻采访工作还听不懂明白上海闲话怎么能去准确深入地了解上海人、上海整体, 写出反映上海面貌的稿子出来? 听懂上海闲话是必须的。讲得来、讲不来上海闲话是自由随意的。我的“话语政策”推行的成果是所有在报社工作过的新上海人都明明白白地速成了上海闲话。交关外地小朋友的上海闲话还讲得老灵光个, 一点都不比阿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推板。

上海, 就是海纳百川。交关上海人的祖籍来自四面八方。上海闲话也是沪上方言融入了南腔北调的结果。连外国话, 尤其是英语也在上海闲话里占有一席之地, 那就是洋泾浜上海闲话。我非上海方言专家。我只是讲上海闲话、写上海闲话的积极分子。今天是《闲话闲画》的开篇。以后阿拉每个礼拜来与依, 见面一次, 茄茄山河是也。有趣。

远开一眼

袁老师一见校长就说: “我早就跟你讲, 你勿相信, 现在相信了吧?”

校长莫名其妙地问: “你要我相信啥?”

袁老师就拿出病历卡, 说: “医生说我有问题, 叫我去复查……”袁老师讲着, 就哭起来。

校长不响了。说起来, 袁老师不是娇生惯养的女人, 她脚踏脚踏上班, 来回廿多里路; 落雨天轧公交, 男人都轧不过她。

茄山河

今年二月去世个乒乓球三届世界冠军庄则栋有两个哥哥, 大哥叫庄则敬, 二哥叫庄则忠, 两家头过去住辣安福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工作, 大哥是导演、演员, 二哥是搞舞台美术个。我老早仔住辣安福路西头最末脚一条弄堂, 人艺就辣海阿拉弄堂个斜对面; 我读个黎明中学也辣安福路浪, 人艺呢是所中学埃头个斜对过, 所以, “文革”期间 71 到 75 年读中学个辰光, 路浪向三日两头会碰到庄则栋两个阿哥个。

“文革”期间, 八个样板戏撑了全部市面, 话剧好像基本浪向阿拉啥个事体。走出个演员交关齐卖相老好, 风度翩翩, 明星派头十足, 就是大家大多勿晓得伊拉叫啥名字, 做啥事体, 演过点哪能样子个戏。庄则栋两个阿哥就勿一样了, 因为大名鼎鼎弟弟个缘故, 帮条勿长个马路浪向居住脱工作个人, 齐认得伊拉两兄弟个, 名字、辣剧院做啥生活, 全部搞了清清楚楚。

当时搞勿大清爽个是, 为啥庄则栋辣北京, 伊拉两个末辣上海; 大哥庄则敬一副外国人面孔, 二哥庄则忠末是中国人面孔, 长得跟庄则栋倒是老像个。不晓得伊拉一家门到底是哪能桩事体。

现在再晓得, 原来庄则栋兄弟几个名

二手烟风波

但她闻不惯香烟, 一闻就头痛。同事都是烟枪, 进了办公室就抽, 抽得她头昏脑胀, 连头发绒线衫里都是烟味道, 她又不好翻面孔。她怪这些人自私, 自己吸烟不算数, 还叫人一道倒霉。她晓得二手烟有多厉害。有次咳嗽咳出血来, 她冲进校长室告状, 校长才说: “我马上解决!”

但一个月一个月过去, 袁老师仍然在吸二手烟。原来, 校长本人也是烟枪, 他下

文 / 彭瑞高

教研组时, 自家也抽得起劲。吸烟室开了好几年, 老枪们嫌远, 都不肯去。袁老师只好闻着二手烟备课, 一边备一边落眼泪。

过两天, 复查结果出来了, 袁老师竟得了肺癌。这下轰动了, 不吸烟的老师都涌进校长室, 问校长讨说法。校长脸也黄了, 当着大家面, 把一包烟碾得粉碎, 说: “我马上解决!”

庄则栋两个两样生哥哥

文 / 宗为

义浪向个外公就是旧上海著名个犹太人巨富哈同。哈同既没儿女, 伊拿养女嫁了庄则敬。养女看来是外国血统, 庄则敬就是哈同养女告庄则敬生个。后来庄则敬又辣外头跟一个中国女子生了庄则忠、庄则栋。当时要弄清爽是帮能介回事体, 想来肯定会老轰动个。

也因为帮能两个血统勿一样个娘养个关系, 再有儿子像娘多, 庄则敬跟庄则忠、庄则栋两个弟弟真是一眼眼也勿像个。而且性格也大勿一样。

印象当中, 庄则忠辣路浪总是走得快快个, 碰到同事、熟人不但会打招呼, 还常常要起劲攀谈, 是个精力看上去过剩个人。大概是搞舞美个原因, 伊常常是两头跑, 隔开两百米个青年话剧团也会有生活叫伊去做。

庄则敬上班总是骑了一部“老坦克”, 因为身板厚, 模子大, 又踏了慢, 总让人担心帮部“老坦克”阿会吃勿消哦。伊一般勿大会主动跟别人搭话, 人看上去老稳重个。伊个头特别大, 五官也大、厚实, 别个中外混血会让人家有一半一半个感觉, 但伊真个看勿大出有一半汉族人个遗传, 告佬后来改革开放后, 拍电影需要外国人角色, 好

几部电影就直接让庄则敬来演了。

我一直纳闷个是, 学生时代碰到过伊拉无数趟, 居然从来既没一趟看到兄弟两家头辣路浪向结伴一道走个。我现在猜想, 或许是伊拉兄弟两人勿想太引人注目, 特特为帮能回避个, 尤其是大哥庄则敬。要是兄弟两家头辣一道走, 拨交关学生撞着, 学生子肯定会觉得更加好白相了。

帮能当然是八卦心态, 读中学个学生子还控制勿了, 就是大人也常常避免勿脱。举个例子, 中学三年级级年三夏学夜, 一天夜里向寝室睡觉前, 同学道里茄山河, 勿晓得哪能茄到了庄则栋两个阿哥, 一向严肃个班主任吴老师听见仔, 也一下子兴奋起来。伊跟阿拉讲起, 有一次辣乌鲁木齐中路红光点心店吃点心, 齐巧庄则敬也进来吃, 两个人一样要了一客小馄饨。老师讲, 庄则敬个比伊上了晏, 但拿到馄饨伊三口两口一歇歇就消灭光了。等老师吃好出来, 庄则敬人已经勿晓得走到啥地方了。想想也是, 一只三号碗, 里向盛了一两半一客个馄饨, 阿拉吃吃也就算了, 庄则敬介大模子介大个嘴巴吃, 有点滑稽, 老师看了受惊, 我想原因是帮吃个气势看上去, 肯定是赛过鲸吞了啦。

图 / 朱新昌



就是欢喜淘旧书

文 / 韦决

笃定生活

三日两头跑旧书店, 淘旧书, 现在年轻人听来, 有点像“白头宫女说往事”, 勿大能理解。

我勿晓得自家是哪能会欢喜淘旧书个。我得早一点, 大概辣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上海旧书店陆续恢复营业, 除福州路总店外, 还辣三大商业街南京西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开有门市部, 我挤去过。后来, 商业街愈来愈繁华, 旧书店愈来愈萧条, 好像两桩事体相冲一样, 只留下了福州路浪孤零零个一家, “光杆司令”苦撑门面。再后来, 我发觉长乐路上挂起了一块“新文化服务社”个牌子, 还以为是卖卖学生铅笔、橡皮个文具店, 走近一看, 开心得我差点昏过去, 帮是一家旧书店啊! 打听下来才晓得, 迭家旧书店是改革开放个产物, 由几个旧书店退休职工“发挥余热”, 自发组建成立个。我是一有空就去帮家书店。有一趟我去, 抬头一看呆脱: “铁将军把门”, 门口贴了一张布告: “本店因市政动迁, 即日起搬到打浦桥瑞金二路弄堂里”。我豪燥赶过去, 七转八弯, 辣海弄堂里头, 石库门旧房包围当中, 寻到迭家旧书店, 好像过去地下党找到党组织。我想, 勿辣沿马路, 普通

顾客勿容易寻到, 但我倒蛮欢喜个, 旧书店就应开辣帮种安静个地方, 既没噪声, 既没喧哗。淘旧书, 静静叫慢慢吞吞翻翻看, 又勿是小菜场里买菜, 哇里哇啦做啥。辰光一长, 我搭旧书店里个吴经理混熟了, 吴经理老照顾我个, 晓得啥个书对我胃口, 总是帮我留辣海, 收费还要打个七折八扣。我屋里向旧书, 像倪海曙专著《铁马记》, 解放前出版个《上海通俗语及洋泾浜》, 还有《青浦田歌》, 帮些关于上海闲话个旧书, 脱仔勿少民国版老期刊, 齐是辣帮淘到个。

另外, 我也会辣辣礼拜天, 去文庙淘旧书。有辰光, 看到路边有零散旧书摊, 也要停下来东看西寻, 像觅宝一样。淘旧书真个老扎劲个, 只有在帮辰辰光, 我才心绪安宁, 气定神闲, 享受内心真正个自由。

可惜, 现在旧书店、新书店, 帮些实体店书店齐勿大景气, 今朝迭家无奈搬脱, 明朝挨家关门打烊, 实在是桩伤脑筋个事体。

我淘旧书, 欢喜一家头, 笃悠悠。“静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静悄悄的来”, 我不带走一片云彩, 却心满意足夹上几本旧书, 匆匆消失辣城市另一头。

书友文朋找勿到我, 我就调个跟伊拉讲: “我勿辣辣旧书店里, 就辣间去旧书店个路浪。”

沪语谜语

谜谜子

创作 / 陶宽汝

- | | |
|---|---|
| (一) | (二) |
| “帮搭帮搭”,
“伊搭伊搭”,
“勿是勿是”,
“是个是个”。
(猜一事) | 一歇造长城,
一歇拆长城,
造城忙煞人,
末脚拆干净。
(猜一事) |
| (三) | (四) |
| 小小一间房,
里向既没光,
依辣窗口看,
拿依关进房。
(猜一物) | 只有半人高,
服务蛮周到,
扶牢老年人,
慢慢向前跑。
(猜一物) |

答案见下期

沪语童谣

外语角

创作 / 王成荣

黄牛角,
水牛角,
叽里咕噜外语角。
依来讲,
我来读,
大家走进“联合国”。

外宾来上海

创作 / 潘与庆

外国朋友来上海,
上海闲话讲勿来。
我呀马上跑过去,
“Welcome”讲起来。
外宾听了点头笑,
大拇指啊竖起来!